

康巴文化研究

主编◎周介铭

副主编◎王德忠

执行主编◎王川



人
民
出

康巴文化研究

主 编◎周介铭

副主编◎王德忠

执行主编◎王川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冯 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巴文化研究/周介铭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8874-4

I. ①康… II. ①周…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9864 号

康巴文化研究

KANGBA WENHUA YANJIU

主编 周介铭 副主编 王德忠 执行主编 王 川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01-018874-4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周介铭

成 员 王 川 王德忠 付志刚 刘 波

何 洁 何芳芳 朱晓舟 李天荣

陈 鹤 任 倩 邹 敏 徐文渊

黄 茂 温文芳 (以姓氏笔画为序)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节 释“康”、“康巴”	1
一、“康”的含义	2
二、“康区”区划与“康巴”的含义	4
第二节 “康巴文化”的含义	6
一、康巴文化形成的背景	6
二、“康巴文化”的内涵	10
第三节 康巴文化的功能	12
一、凝聚功能	12
二、整合功能	14
三、导向功能	17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19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19
一、地理环境	19
二、气候条件	23
第二节 原始文明与早期部落联盟	28
一、康巴先民与原始文明的出现	28
二、早期部落联盟	30
第三节 唐蕃争夺与羁縻州的设立	34
一、唐与吐蕃争夺康巴地区	34

二、羁縻州的设置与变化	38
第四节 元、明、清时期的行政建制	42
一、元代“土官治土民”与土司制度的形成	42
二、明代土司制度的完备	43
三、清代土司制度的兴盛	46
四、土司制度的衰落	48
第二章 民族与人口	51
第一节 源流复杂的康巴先民	51
一、远古时代的康巴先民	52
二、汉文典籍中对康巴地区早期部族的记载	54
三、藏文典籍及神话传说中的康巴先民	56
第二节 区域内主要民族的形成	57
一、藏族的形成	57
二、对其他民族形成的历史考察	61
第三节 一千年来的人口增减与文化兴衰	64
一、一千年来人口的增减	65
二、康巴地区的文化兴衰	69
第四节 区域周边的主要民族及其关系	71
一、经济上的互利往来	72
二、血缘上的相互融合	73
三、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74
第三章 民俗文化	76
第一节 生产民俗	76
一、农业	76
二、牧业	77
三、手工业	78
四、商业	79

第二节 生活民俗	81
一、服装	81
二、饮食	83
三、建筑	84
四、交通	86
第三节 社会民俗	87
一、岁时节庆	87
二、人生礼仪	88
三、禁忌习俗文化	89
第四节 游乐民俗	90
一、赛马	90
二、摔跤	90
三、放风筝	91
第四章 康巴宗教文化(上)	93
第一节 藏传佛教	93
一、藏传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93
二、藏传佛教各流派的传入与发展	95
三、藏传佛教的人员与组织	100
四、藏传佛教的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	106
五、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	107
第二节 其他宗教与崇拜	108
一、本教	108
二、伊斯兰教	112
三、天主教、基督教	114
四、其他各种宗教与崇拜	118
第三节 宗教艺术	126
一、绘画艺术	127
二、雕塑艺术	131

三、造像艺术·····	133
四、铸造艺术·····	135
第五章 康巴宗教文化(下)·····	138
第一节 神山崇拜·····	138
一、神山崇拜之缘起·····	138
二、神山祭拜的祭祀文化·····	139
三、神山崇拜与宗教的关系·····	141
四、神山崇拜与生态保护功能·····	143
第二节 康巴宗教的特征·····	145
一、多种宗教相互交融,和谐共处·····	145
二、本教文化影响力较大,传承较盛·····	148
三、康区历史上涌现过较多达赖活佛和教派创始人·····	150
四、藏传佛教寺庙有经商传统和拥有武装力量的传统·····	151
第六章 文化艺术与传统科技·····	153
第一节 民间音乐、乐器、曲艺与美术·····	153
一、民歌·····	153
二、曲艺·····	156
三、藏戏·····	159
四、乐器·····	162
五、舞蹈·····	165
六、绘画艺术·····	168
第二节 传统科技·····	171
一、刻板与印刷术·····	171
二、藏医药·····	174
三、建筑·····	177
四、井盐开采·····	180
五、天文与历算·····	184

第七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186
第一节 康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间工艺	186
一、民间工艺基本状况	186
二、民间手工艺生产特点	188
三、民间手工艺的典型代表	189
第二节 康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间口头文学	190
一、《格萨(斯)尔》的基本状况	191
二、《格萨(斯)尔》的故事梗概	191
三、《格萨(斯)尔》的价值与意义	193
第三节 康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间艺术	195
一、锅庄	195
二、巴塘弦子舞	201
三、热巴舞	205
四、学羌	206
第四节 康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问题与对策	20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兴起	207
二、康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9
三、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建议	212
第八章 民族交流与共同繁荣	216
第一节 经济互通有无与相互需要	216
一、康巴地区与外界的早期经济交往	216
二、康巴地区是“茶马互市”的核心区域	217
三、康巴地区是“汉藏贸易”的桥梁和纽带	218
第二节 文化交流与共生丰富康巴文化	220
一、特色浓郁的康巴文化	220
二、开放多元的康巴文化	223
第三节 川藏“茶马古道”及其文化价值	224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历史	224

二、川藏“茶马古道”的文化价值 226

结 语 229

参考文献 235

后 记 246

引 论

康区,即“康巴藏区”的简称,是中国境内藏族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区,中国古史称为“喀木”,近代又有“康藏”、西康、康区等称谓。康区地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长河汹涌,高山雄伟,草原秀美,人杰地灵。巍峨挺拔的雪峰冰岭,澎湃奔腾的激流峡谷,蔚蓝如天空的高原湖泊,苍茫绿碧的平坦草原,切割严重的地表地貌糅合于此。以及康巴、嘉绒、木雅、西番、尔苏等藏族支系争光溢彩,藏、羌、彝、汉、回、苗等族群文化多元绽放,彪悍勇武的康巴汉子,千娇百媚的康巴姑娘,多姿多彩的民族风貌,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结合部,且被高山峡谷、雪山草原包围的康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迥殊的民族文化氛围,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区,以其神秘、雄奇、豪放、绚丽的特点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作为汉藏文化交流、西南与西北民族迁徙互动的重要区域,其历来是“南方丝绸之路”“藏羌彝走廊”“茶马古道”等多条古道、走廊的交汇之区,多民族在此往返迁徙、汇聚、交往、融合,创造了内容博大精深、历史积淀深厚、形态绚丽多彩的康巴文化。

第一节 释“康”、“康巴”

在展开对“康巴文化”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康巴文化”的一些基础概念作相关的分析和解释。

一、“康”的含义

“康”一词系“kams”的汉语译音,又译为“坎麻”“喀木”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专指“康区”,又称“康巴藏区”^①、“康藏(地区)”等^②。如有文化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均指出:“东部的昌都、甘孜、迪庆一带称为‘康’,即边地之意”^③、“康,这个地名大约形成于唐代或吐蕃时期,即藏族古代文化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形成时期”^④。

在传统的藏文文献中,“康”就是代指地域的名词,如《安多政教史》一书云:“藏族聚居区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为阿里三围,中部称为卫藏四翼,下部称为多康六岗”^⑤,其中“多康六岗”中的“康”在这里系多麦和朵堆的合称,是指今除西藏,包含昌都在内的广大藏族聚居区,是一个地理称谓。同样,在清代汉文有关西藏的文献中,则将“康”翻译后记叙为“察木多”,如据传为果亲王允礼所撰的《西藏志》^⑥云:“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⑦;又或译作“喀木”或“巴尔喀木”^⑧,如《卫藏通志》云:“打箭炉之西南,达赖喇嘛所属拉里城之东南,为喀木地面(即康也)”^⑨。可见,在传统的汉文文献中,“康”这一名词也早已有之,并非仅仅是近现代的称谓;同时,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也普遍认为“康”这一名词系历史地理的专称,而非指代其他事物。

作为地理名词的“康”,其含义为何?为什么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均称此

① 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② 任乃强、任新建:《“朵甘思”考略》,《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36—146页。

③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格勒:《略论康巴人和康巴文化》,《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第99—101页;王川:《西藏昌都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 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走廊文化论集——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社,第1—8页。

⑤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⑥ 有关《西藏志》的作者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系果亲王允礼所纂,也有人认为并非其撰写,可能是允礼摘抄他书而来。

⑦ 《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⑧ 林俊华:《关于康巴学的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页。

⑨ 《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地域为“康”？其范围如何？

在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将“kams”的意思解释为七种：“其义有地区、地方；种、类（佛书又译为界、趣）；元素、本质（佛书译为大、大神，亦译为界）；身体、体质，气质；神子、精液；康区；界（六识、六根、六尘共为十八界，故表数字18）。 ”^①而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则在其所编纂的《白史》一书中对“kams”有以下解释：“包括‘康’及‘安多’，在内的东部地区统称‘康’。所谓‘康’，是指边地而言。”^②这里的“康”系指边地，是相对于以卫藏为中心的广大藏族聚居区而言，此处的“康”同样是上文所说古代藏地三区中“多康”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康”在最初就有境域、地区的意思，便认为“康”在最初亦有指代整个康区。

可以认为，“康”这一名词最初的含义是“边地”，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含义逐渐扩大，有地区含义在其中，发展到最后才指代整个康巴地域。

理由有二。其一，在藏族传统的观念之中，特别是吐蕃时代，藏族先人普遍认为卫藏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如敦煌出土的记载赞普世系的古藏文写卷（P.T.1286）中称颂卫藏地区是“在天之中央，在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③。而与当时的卫藏地区距离甚远的康区便只能是边地。其二，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吐蕃时代对于康地区的认识同样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雅隆部落尚未统一整个青藏高原时，其对于距离自己较远地区的认识可能更多的是道听途说。即使后来吐蕃王朝统治了整个“多康六岗”，但是对“多康六岗”，尤其是康区的统治并不顺利。从都松芒波结征伐南诏失败之后，至赤松德赞时期，南诏王臣服后，吐蕃王朝才真正统一康区，才能在此时对康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以，“康”的最初含义便可能是指“边地”，后来对整个藏族聚居区有着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认为“康”有着区域的含义。以至于以后发展为“西康”

①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

② 根敦群培：《根敦群培论文选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同时翻译参考格勒博士的《略论康巴人与康巴文化》和杨嘉铭教授的《康巴文化综述》。

③ 宋正海、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5页。

“川边”等名词。^①

二、“康区”区划与“康巴”的含义

在藏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其生活地区的区域划分方法有两种。其一是藏族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所形成的划分方法。《安多政教史》将吐蕃时代及以后广大藏族生活的地区划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翼(四茹),下部“多康六岗”。^② 二是元代所划三路,即现今通用的卫藏、安多与康区的划分方法。

下部“多康六岗”相较卫藏四茹而言是一片广大的区域,这里地形地貌状况复杂。从“多康六岗”中的“六岗”一词便可知这一地区以高山峡谷的地形为主,可见古代的藏族先人们对于他们整个所涉及的地理区域有着明确而鲜明的认知。《安多政教史》云:“下部称为多康六岗,即撒茂岗(zal mo sgang)、察哇岗(tsha ba sgang)、玛尔康岗(smar khms sgang)、包柏尔岗(spo vbo sgang)、玛尔扎岗(dmar ja sgang)、木雅岗(mi hag sgang),这些都属于中康的范围。此外,又划分为三岗,即原多康区域被称为玛尔康,多麦被称为野摩塘,宗喀被称为吉塘”^③、“自此河湾(笔者:即黄河)以下,才是安多区域……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多朵(mdo stod)”^④。由上文可知,下部多康地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安多,或称多麦;其二是多朵,或译多堆,这里多堆指的便是现在的康区。

藏族先人传统上将整个藏族聚居区划分为阿里三围、卫藏四翼、“多康六岗”,但在元代,元朝统治者对整个藏族聚居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使得藏族传统的区域划分产生变化:元世祖将整个藏族聚居区划分为三路,归属三个不同的大土司首领管辖。分别是: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这三个土司所管辖的

① 参见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② 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③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④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地区逐渐演变成现代的藏地三区区域观念,即将阿里三围纳入卫藏系统,直接称呼为“卫藏”,有一些汉文文献中称呼为“乌斯藏”;将“多康六岗”分成两部分,即“安多”和“康区”,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划分最终形成。

“康区”自元代以来就有着较为固定的区域范围,范围大概包括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这一区大致涵盖了“当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以及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当今,人们所说的康区,就是指上述地区”。^①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康巴地区还应该包含今天的青海省果洛州,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则并非“康区”的地理范围^②。

“康巴”中的“巴”(“pa”)系藏语音译,在《藏汉大辞典》中将“pa”解释为“一种表示男性主人或所有者的后缀”^③，“康巴”则解释为“康巴,康人。通常指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藏族人”^④。这与藏族聚居区不同区域称呼自己的名词一样,如后藏一带的男性多自称为“藏巴汉子”,前藏一带的人自称为“卫巴”,青海、甘肃南部一代的人自称“安多娃”一样,“康巴”同样是康巴地区人的自称。但由于康区民族众多、族群状况复杂,并非所有人均自称为“康巴”,因其为藏语,多系藏族为主体,从而广泛传播出去,成为被世人接受的称谓。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巴”这一名词并非专指康巴地区的人,随着康巴地区民族间的交往、融合,“康巴”的内涵不断丰富,甚至演变成一个民族地域概念,“康巴”逐渐由称呼康巴之人而成为这片广大地域的代名词。那么,现在有人称这片广袤的地区为“康巴地区”或“康巴藏区”,也就不足为奇。

至于为何以“康巴”这一群体称谓作为一个地域、民族共同体的代名词,其原因在于藏族对康巴地区独特特性的认识,是以地区的人文特点作为康巴地区的称谓。在藏族传统观念中,对于藏地三区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安多

① 杨嘉铭:《康巴文化综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9—16页。

② 参见林俊华:《关于康巴学的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页。

③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5页。

④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

政教史》云：“若按三大藏族聚居区的划分来说，则自阿里的贡塘至索拉夹窝山以上之区域，称为卫藏法区；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多朵人区；自汉地白塔寺以上的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①

藏族人将藏地三区进行了划分，并对各地区的特点有着明确认识，认为卫藏地区是“法区”，即该地区佛法兴盛，人们崇尚佛教；安多地区是“马区”，该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事游牧业，牛、羊、马匹众多；康区是“人区”，该地区最为殊胜的便是“人”，此处的人便是康巴人。而康巴之所以为“人区”，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康区的人人高马大，身体素质出众；其二是因为该地区人杰地灵，产生过许多高僧大德，教派众多，人文气息浓厚。这种划分方法便是典型的按照文化特征来进行文化区分的。可见，康区的文化与卫藏地区和安多地区的文化尽管均归属藏文化这一大的文化系统之中，但是仍旧有着独特的文化区域特性。

第二节 “康巴文化”的含义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广大区域成为众多族群交相辉映的舞台，众多氏族、部落、族群在这里迁徙流转、繁衍生息，而多层次和多地形的自然环境更是创造了多元而又统一的文化类型——康巴文化。

一、康巴文化形成的背景

文化产生、变迁和传播的历史显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地理环境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自然资源，从而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自治形态。康巴文化的形成和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也离不开其中的人文因素。

^①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日报社1989年版，第5页。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上文提到“多康”地区,在藏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又被称为“多康六岗”,这里的“六岗”系藏族人对康巴地区和安多地区的地理特征的认识。又因为该地区流经了四条大河,故将康巴和安多地区的地貌特征形容为“四水六岗”。“四水”主要指的是流经该地域的四条大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六岗”则分别是擦瓦岗、芒康岗、麻则岗、木雅绕岗、色莫岗、泽贡岗。关于“六岗”的具体范围和界限,格勒博士对此作出了较为精确的回答。^①

康巴地区“四水六岗”的地理格局和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之间过渡区间的地理位置,使得康巴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呈现两极性。首先,“四水并流”的地理平面,使得横断山脉被河流冲刷,形成天然的南北沟通通道,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迁徙成为可能;其次,处于过渡区域的康巴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相对垂直高度,如木雅贡嘎山海拔是 7556 米,康巴接近四川盆地的一个谷地最低海拔为 1042 米,两者之间的海拔高度相差 6514 米,最终形成康巴地区高山至谷地之间的三种不同气候特点:亚寒带、寒温带、温带的垂直地理气候。从而形成高原游牧文化圈、中部农牧混合文化圈、底部农业文化圈的垂直分布格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这种立体式的气候分布,使得康巴地区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凸显了康巴地区气候变迁的垂直分布。四江并流的地理平面和垂直变化的立体气候带造就了康巴地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这种生态多样性也造成了康巴人在生产、生活、行为模式上的差异,从而形成康巴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点。

（二）民族往来与融合

康巴地区“四江并流”的地形剖面使得康地形成南北走向的天然通道,使得南北方地区不同氏族部落得以通过这条通道进行迁徙、交流,从而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据任乃强教授和任新建研究员考证: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康区就已经与中原地区之间进行友好往来、贸易等活动^②。而相关的考古资料也证明,康巴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限还可以往上,至少在新石器时

① 参见格勒:《康巴史话》,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 页。

② 参见任乃强、任新建:《康藏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 页。